

新聞新

進勝希修熏衆大
賽競藝學、修共經若般
涵內學修富豐

【又訊】香光尼眾佛學院七十九學年，自十二月十九日起四天，假祇園講堂學，增強學僧思辨能力，開拓學習領域，培養團隊精神，以建立正確知見及健全僧格，並加強弘法技能；內容計有個人朗讀與與瑞典式雙循環辯論賽，賽前準備是由全體學僧分組討論進行。

辯論比賽的論題為「學僧在學期間是過程中自他心靈想他深入般若緣起的法義，以之作爲續思」。

適合外出修學，學僧於精采的辯論中，不但學習了應對禮儀與表達能力，同時也藉由組員互動、集思廣益，釐清許多修學上的知見。

頒獎典禮中，院長悟下因法師勉勵學僧：勝負是比賽常事，最重要的是過程中自他心靈

香港光復會利基金會承辦
高雄輔育院宗教課程教學

【本刊訊】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應高雄少年輔育院之請，於今年七月開始，承辦院中每週的「宗教課程」教學活動，藉由社會服務工作，讓每個「覺」的悲智光芒照耀到社會每個角落。

高雄少年輔育院隸屬於法務部，是一司法、教育機構，兼含學校與輔導的功能。院方對受訓的兩百多位同學，除開有知識、技能性課程，以養成其就業能力外，尤其重視品德教育，因而「宗教課程」早在民國四十五年該院成立時就同時設立，其內容包含佛教與基督教。此課程不但是輔育院中青少年的精神食糧，也是重建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環。佛教大德鑑於宗教教育對於青少年教育的重要，乃秉持佛教對社會與生命的關懷，多年來，一方

由某金會的法師與居士發心承接的「宗教課程」，修學次第的審訂、課程的設計是以大乘佛法的信願、慈悲、般若為綱，輔以青少年的心理、教育與輔導理論；且爲了整學期的需要更成立教學、事務等小組，繼續研擬、改善教學方法。五個多月來，經院方反應，輔訓的同學於當中得到許多啟發，也由於法師與居士們的認真投入、熱誠服務令人深受感動，咸認為透過有系統的介紹佛法，能引導同學理性認知我與別人、我與社會的關係，而對同學們柔和寬容心地的培養，寄與無限的信願。

們的健康，在這緣起互動關係密切的社會裡，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佛教所應關心的問題。

首先，我們迫切要探究的是——為什麼安非他命會成為青少年的「最愛」？從各項調查，歸納有下列幾種：好奇心的驅使、學校功課壓力大、逃避現實、參加幫派的，有的則因家庭破碎，為生活而販賣安非他命以謀生，也有因沈迷於電動玩具而受不肖業者施放安非他命導致致上癮。

綜觀其因不外與家庭、社會、教育有關，所以若要徹底進行掃毒工作，除了將吸毒學生移送司法機關審定刑責或強行勒戒外，更重要的是要健全家庭及教育機關的輔導功能。關於這點，實行反毒多年的美國毒品預防計劃頗有可資借鏡之處。

因為政府的毒品預防計劃以教育為主要方向，美國政府吸毒者本身對藥物無止境地索求，即使治安機關再怎麼努力緝毒，也難抑止毒品的泛濫，所以最根本的辦法是由教育著手，從小

錫，宗教生活的陶冶正是淨化人心最重要的一環。讓青少年遠離電玩、MTV、地下舞廳，重新澄淨心靈，思考生命的意義與未來奉獻的方向，這不但是家庭、學校的責任，同時也是宗教團體的責任，而針對青少年的需求，定期舉辦營活動即是給予他們正當發展的機會。

從鴉片到嗎啡、海洛英、古柯鹼乃至安非他命，自古以來，緝毒的工作未曾稍停；然而，只要逃避現實、追逐幻覺的人心不死，毒品將沒有絕跡的一天，佛教引導人們正覺人生的願望也將永不止息。而台灣未來的社會風氣要胡與底止？如何才能走出健康、祥和的大道呢？或許在此次掃黑、掃毒的聲浪與行動中，可以再整理出一些端倪！

「假如安非他命進入僧團」，同理可推「假如安非他命進入企業」、「假如……」，而我們衷心的希望是：它是個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

【本刊訊】香光尼衆佛學院於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九日，在該學院念佛堂舉行「大般若經行門共修」，希望經由大衆誦誦共修，提供學僧閱讀佛法核心——緣起性空系經典的機緣。

「三世諸佛皆從般若所生」、「般若爲諸佛母」，般若在佛法中佔極重要的地位，而大般若經即是代表的經典。此次共修除般若壇上一律止語外，每天六支香，由三藏部與專修部全體學僧，分兩組無間斷地誦誦；早午齋過堂時，殿主見瑜法師更爲大衆提拱當日所誦經文大意，期與學院所開「金剛經」課程做一對應。

院長悟下因法師於共修時開示：誦經、閱藏是行者深入經藏、內修外弘不可偏廢的行持方法，此次藉著學僧共修的力量誦誦

奉獻社會

台中「張老師」

【本刊訊】救國團台中青年諮商服務中心的專任與義務「張老師」，一行三十五人，於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時許，蒞臨香光寺，展開為期一天半的「心靈之旅」。

據聞，此項是台中「張老師」第一次舉辦以宗教團體為對象的參訪活動。

為了提供「張老師」與樸實的寺生活，從中法中廣大的行，香光寺們特別設計課程，它包括：行、生活、二解題、以「法海一題，從闡釋蜜中，說明

一切磋商

參訪香光寺

來訪的
直接參
院修行
品嘗佛
悲智心
的法師
了了三
門、解
括解、

面——
味「專
六波羅
薩的

發心與踐行方法。
「行門方面——
參加佛門的朝暮共
修外，更有「心的
管理」與「靜中人
生」，將念佛、打
坐等傾聽心聲的修
習法門，用於動靜
中。

「生活課程——
以組群互動方式，
安排「出坡」、「回
本來面目」、「同

式而從事這些工作的同仁，不僅需要具備熟練的技巧，更先決的條件是——宗教家的奉獻精神，此次「心靈之旅」，則是緣此而成行。

活動圓滿前，香光寺監院見昉法師以「善知方便度眾生，巧把塵勞爲佛事，我願如斯佛自知」，必定當來得成就」期勉大家，將此身心奉塵刹，以菩薩的悲智行願做爲自己的悲智行願，運用於造福人群的社會工作中。

且不論他是否只爲提神而吸生將來執行職務時，爲得到「狼狽爲奸」，應是可以預校這般講求紀律的教育單位非他命進入，一般校園更不待言了！由此，我們不禁憂心忡忡地想到：「假如安非他命進入僧團，我們應該怎麼辦？」

「假如安非他命進入僧團，我們要怎麼辦？」這不是危言聳聽的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爲每個僧眾皆來自於社會，社會中的任何影響都會因而帶入僧團。只要安非他命存在社會的一天，身爲僧團的一份子，也是社會一員的我們，就應有這樣的危機意識——安非他命隨時會出現在我們的身邊！它

我們都應該知道

假如安非他命 進入僧團

人，由家庭開始
關齋戒，除強調
醒「不飲酒」戒
制此戒的精神即

，試想這樣的學
非他命，與毒梟
得到的事。如警
尙都無法遏止安

編輯組

在現代生活的重要性——佛陀曾警誡人們保持身心的清明，有澄淨的心靈，才能擁有透徹的智慧。

第二、落實社區掃毒工作：除由宣導建立共識外，都市裡的道場可以成為所在地的防毒中心，組織居士發心從事掃毒工作，定時在社區內外巡邏，發現涉嫌吸毒者，或電動玩具遊樂場、KTV視聽中心等販賣安非他命的情況，則報請警察機關取締。

第三、舉辦營活動：以營活動的方式引導青少年從事正當的娛樂，廣結善友。在物質充斥，精神追逐聲色、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2 月 20 日創刊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五八號

普光莊嚴

季
第 24
期

Glorious Buddhism

發行人：	繆 德 因	刊 編 輯	賴 社
主 編：	本 光 莊 嚴 雜 誌	所 址：	嘉義縣竹崎鄉 60406
地 址：	內埔村溪州 49-1	電 話：	(05) 2541267
郵 政 劃 撥	03308694	英 文 址：	Buddhist Institute of Hsiang Kuang Convent
	49-1 Hsi-chiao,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O.C.		

印 剛：弘 國 印 剛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743 號

進行培植、溝通和研討，相互切磋。

擔任「專任張老師」多年的田基武和潘櫻花，接受本刊訪問中，談到：近年來，台灣社會急遽變遷，台中「張老師」的業務案件正快速增加，顯示人們已逐漸適應經由輔導、諮商以

？」這句話不但是司法、教育機關近來思考的重點，更是全國上下與大眾媒體交談、討論的熱門話題。

根據調查局在十二月一日發布的統計資料顯示：近三個月來吸食安非他命及煙毒的人數有逐月倍增的現象；教育部也深入調查各級學校學生吸食安非命的情況，發現以高中、職最為嚴重——竟然將近五百人之多。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也同時指出：今年六月至十月間，移送的安非他命案件，較去年同期呈十倍成長，可見吸食者的年齡層已有下降的趨勢。而在大眾正為此事感到震驚之餘，更傳出警察學

成毒中心等，使其了解毒品之害處。另外鼓勵父母從家庭做起，適當地扮演社區預防計劃的主角，組織各種「父母防毒團體」，在家庭內、社區內進行防毒的工作。除上述學校與家庭外，美國的私人機構，如宗教、慈善、社區、工會等團體，也已逐漸產生反毒社會規範；企業團體更為青少年提供正當的休閒娛樂與安全的活動場所，且動員青年加入社區服務工作。

由此觀之，佛教團體在反毒的「戰爭」中應如何迎戰毒害呢？首先是加強宣導工作，運用弘法、講經、開示、法會等適當時機，或出版刊物、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開導信眾

[illegible]

諸佛本誓願
普欲令衆生
未來世諸佛
無數諸法門
我所行佛道
亦同得此道
雖說百千億
其實爲一乘

高雄紫竹林精舍寶殿建築鳩工興建四年多來，現已邁入第三期大殿裝修工程，預定明年底完工，尚需三千萬台幣之鉅，敬請十方大德，廣施淨資，共同莊嚴佛菩薩的殿堂！

一琉璃瓦：每坪六千元。
二大殿花崗岩：每坪兩萬元。
三柱子：十萬至五十萬元。
四佛龕、佛桌徵求二百位發心者，每份功德金一萬元。
郵撥帳號：四〇八〇二七〇九

「香光莊嚴」是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發行至今已進入第二十四期，發行量已達兩萬份，面對日益增加的印刷費和郵資，我們竭誠邀請您能定期發心贊助，送一份法喜到人間，滋潤渴望佛法的心靈，共創人間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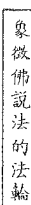
香光莊嚴雜誌社 敬啓

本刊已全面採用電腦發行，若您發現重複情形，請將信封上姓名條剪下，全數寄回本刊，以便我們重新整，謝謝您的合作！

河黃／

早期印度的

佛像藝術



編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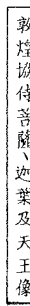
佛像藝術依於經典的敎示，訴諸於外緣的視覺形態，於佛敎宣揚弘化的觀點來看，自有

其輔助闡揚經義的功能。然而，十誦律云：「佛身像不應作」，原始佛教時期對於釋尊行儀教誨的藝術表現，因不致以人形相貌，故揭示於象徵物的含意中，即莊嚴窣堵婆，安奉舍利以崇拜。至於後來為何有佛像產生？其實這其中蘊藏著佛教思想沿革的意義，以及因應著不同時代人心的祈願！有些學者，依據大乘經典中頻頻提到「念佛觀像」、「造像供養」、「造像功德」的啟示，

中土佛像藝術的開展



月觀音、蓮臥觀音及提籃子的馬良婦觀音……即是到中土後才有的觀音形相。



的日益擴展，早已泛濫著浮誇
俗麗的氣息，離唐代的風格漸
漸遠了！

參考書目：

1. 佛像藝術，賴傳鑑編著，藝術家出版社，74年6月版。
2. 佛教藝術論集，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0冊，大乘文化出版社，67年初版。
3. 佛教圖像解說畫，洪立曜編著，常春樹書坊，74年6月版。

結語

營佛學年青專大光香年九十七
示開父師悟

的陀佛
(下)度態教宗

(一) 不以禪定爲究竟
解脫

在印度關於禪定有「四禪八定」，修習禪定可以達到世間最高的境界，如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外道以為達到這些世間最高的定就是解脫了，但佛陀以為這還沒有證入實相、涅槃、真理。佛陀在未證悟以前，也曾有許多不同的外道師門下修學過各種禪定的方法，達到最高的禪定境界。

(三) 八正道的中道
德行生活

何遠離無明與愛慾？佛陀提出了八正道的中道德行生活。

八正道的生活內容即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與正定，是一種合乎戒、定、慧三學的生活。

八正道中，正語、正業、正命是屬於倫理的行為（戒學），正語是不妄語、不毀謗，不作苛刻、罵詈、無意義的言論；正業的目的是提倡合乎道義的行為，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正命是不從事對他人有害的職業，如販賣軍火、武器、毒品、或屠宰，欺詐……等。這些道德的行為不僅有助於我們戒除貪染惡習，更是社會生活和諧不可或缺的基礎。

其次是正精進、正念與正定，這三者是屬於定學的修習。正精進使我們去惡就善，令善的心念能充分發展；正念是對身體的活動、情緒的感受以及觀念、思惟、見解等心智活動都能有正確的觀照，憶念不懈；正定則是有正確中注意力的方法，培育我們清明的心智、意志力及寧靜的心境。

正見與正思惟是屬於慧學的內容。正思惟是能愛護一切眾生，捨己離欲的正確思惟；正見是對事物的如實知見，我們常說「有正確的觀念引導，始有正確的行動」，正見是我們在實踐八正道生活時的首要基礎，有正見的引導，我們就可以遠離自私、瞋恚、慾念、暴力……等不安的束縛，達到不偏不倚的中道德行生活。

結語

在戒、定、慧三學中，禪定儘管重要，但只是居於輔助的地位。當入定時，意識不動，煩惱亦不會生起，就如石頭壓著野草，草暫時不會生長，也像靜坐時打瞌睡，感覺不到腿痛一樣，只能得到暫時壓抑，不能去除煩惱。所以，佛陀對禪定的看法是：禪定是獲得智慧的過程而非目的，修行最重要的是瑜伽禪定的深刻化，只有般若空慧——現證緣起正見，才能進趨真正的解脫。

由戒、定、慧三學與八正道的生活內容，我們可以了解佛陀致力於改善的是「人」的知見與生活，解決的是「人」的問題。佛所示現的是在人間的比丘，在群體中過著平常的、和合的生活，這些都說明著佛陀不是脫離現實、全能的神，他是人間一位覺悟的人，他告訴我們「人」是可以依自己相互的尊重，融攝人人生道德，創造緣起的人生觀。我們可以說，以「人」為中心思考的態度，即是佛陀的宗教態度，也是佛教不共其他宗教的特殊處。

助印芳名

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象，
刻琬成衆相，皆已成佛道，
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
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

助印芳名

王鴻基 林翰容
吳有宜 林典育
歐樹蘭 吳宗榮
陳芳更 林珠英
林千惠 陳良仔
林照坤 蔡孟行
游王惠
洪楊亦貞

貳仟元整：

鄭招明 陳林盡
陳和民 陳寶雲
壹仟零伍拾陸元整：

無名氏

壹仟元整：

陳志銘	陳秋月	張麒麟	蔡鎌吉	沈明水	廖述治	謝伯元整：	陸伯元整：	謝春英	伍伯元整：	李宗學	林鴻儒	侯明森	蔡鴻儒	陳志銘
謝明珠	鍾能憲	陳寶秀	蘇宜銘	邱依恩	謝仁旺	鄭朝元	黃瑞香	王彩霞	邱炳坤	邱炳坤	陳木樹	鍾能憲	謝明珠	陳秋月
鄭雅分	蘇春足	鄭冠秀	陳瑞美	蕭菊雲	謝仁旺	無名氏	蘇春足	陳江嬌容	謝玉清	謝玉清	吳新德	陳寶秀	謝明珠	陳秋月
梁慧香	陳享印	蘇清一	陳水福	陳江嬌容	謝伯元整：	陳江嬌容	蘇清一	梁慧香	謝玉清	謝玉清	吳新德	陳寶秀	謝明珠	陳秋月

黃勝昌	林昕曉	江卓穎	楊芳玲
侯明材	王美華	方昭明	張意誠
李鵬懋	蔡林鑾	陳高華	馬裕豐
李淑惠	李欣霖	于麗英	鍾政荃
陳俊銘	陳俊維	吳安	曾煥捷
陳俊郎		邱清安	林聰蔭
何王淑紅		呂盈慶	周柏勳
貳佰元整：		周玲如	鍾佩容

陳盈臻	王靜玲	壹佰元整：	宋興雄	淑諒珠
黃志忠	陳麗鳳		蔡志宏	葉淑君
林成隆	王懷寬		無名氏	李宗翰
王清水	黃錦賢		李宜芳	劉美玲
黃錦滿	黃錦英		郭美琴	簡秀桂
壹佰伍拾元整：			簡獻釗	簡獻哲
尹文	周元枝		無名氏	鍾信全
尹琪	周洪話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點多光景，在斜風細雨中，我們來到西雅圖的一家殯儀館，參加王太太最後的追思禮。

這家殯儀館是日本人開設的，其外觀毫無殯儀館的建築形式，而只是一般住家民房的样子，「也許是拿自家房子開殯儀館吧！」我不禁如此猜想。

進入室內，所見的擺設仍然是住家的——兩床沙發、柔軟的地毯，茶几上擺著數本期刊，牆壁的裝飾與窗簾的花色透露著典雅，室內的氣氛是如此溫暖、寧靜，彷彿主人剛起身去沏茶準備接待老友似的。

接著我們依序走上二樓，原來一樓是接待室，二樓才是進行告別式的地方，有兩座人頭的石膏雕塑，分別擺在樓梯轉角及走廊上，塑像眼光炯炯，神情安寧，似在引導孝眷作生命的哲思……窗外，飄忽的細雨已不再那麼苦寒，王太太太學佛的虔敬神情，此時竟自然地浮現眼前……我們來到祭禮室，這房間約有十來坪大小，門右邊有個如字架的高脚台，台上小日燈燈管黃的光芒靜靜地灑在台面的本子上，這是給來賓簽名的。簽名簿一則是留作紀念，一則是提供孝眷事後回謝函的依據，貼心的設計，省卻眷屬多少麻煩！除此之外，這房間倒布置得相當簡樸，只在角落裡擺著一架黑色的鋼琴，據說如果喪家需要，殯儀館會連絡專人，配合祭禮的儀式演奏曲子，當然這項服務是計時的。此外五、六排靠背的米色沙發依序並列著，想是給參加祭禮的人坐的吧！在

扎手學參

記側禮喪圖雅西

諦見／

靈頭處是祭禮室的中心，也就是停放靈柩，供人憑弔、瞻禮的地方。靈柩正面共有左、右兩扇門，右邊的門已經鎖上，左邊的門倚靠著，以供瞻仰遺容。我們看到王太太太如熟睡了一般的，神情安祥，病床上掙扎扭曲的痛苦顯然已成過去，佛陀帶給她的安慰表現在那張安祥寧謐的臉上。

殯儀館一位工作人員穿梭不停地佈置場地，他的穿著是如此正式——著西裝、打領帶，不像我印象中鄰居喪事的零亂、嘩眾、喧嘩、人羣、車隊，倒像是在替王太太太辦一件事似的。此時，我竟感覺來此

的目的只是來探望熟睡中的她老人家而已……工作人員從邊門進入另一個房間，搬出一尊佛像，還有燭台、淨香爐、香……他的動作敏捷、俐落，很快地就把壇城佈置起來。據說這家殯儀館能依孝眷的要求，提供各種宗教儀式所需的物品，這些物品不但精緻，而且正宗，可見此地經營這一行的人必須熟知相當豐富各種禮俗、信仰差異才行！

不久，另外兩位西裝筆挺的男士，捧了兩盒黃色的菊花恭恭敬敬地站在靈前，靜默片刻後便將黃花獻上。看他們必恭必敬地行禮，起先我以為他們是王太太太生前的親戚好友，最後才明白原來是負責錄影的攝影師，為王太太太在世間留下永恆的紀錄，當然這也是殯儀館的一項服務。

獻花後，追思禮便正式開始了，有七位法師身披海青袈裟引導誦經。內容以念佛為主，再加上心經、發願文、三皈依與回向淨土，中間由法師說偈、開示並被讀追思文。王家親屬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在社會上有良好職業，此時，他們在哽咽啜泣中隨著法師的引導，或頂禮、或長跪，行禮如儀地表達了對王太太太的哀思。整個祭禮約四十分鐘結束，工作人員隨即將棺木的最後一扇門關上，此時王太太太主人拿出一包花生糖，分贈給每人一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到的習俗，不知隱含著什麼意義。

接著便要進行焚化了，我以為要坐車到荒郊野外的焚化場去，其實不然，焚化室就在地下

室，它是這棟建築設計的一部分。兩位工作人員輕輕地將靈柩推進電梯（原來靈柩是架在有輪子的檯車上），我們也跟著下去。地下室是個停車場，盡頭處是焚化室，旁邊又有一間冷凍室，想來是存放遺體用的。靈柩推到焚化室前就煞住了，此時是孝眷與亡者告別的最後時刻。在法師的誦經聲中，哀傷的子女淚如雨下，再一次跪哭在地板上，兩位工作人員才將靈柩輕輕地送入焚化爐內，關上門，按了幾個鈕，王太太太的一切就在火中慢慢地化去！

離開的時候，我一直在想，美國處理亡者喪禮的情況與台灣竟有如此大的差別。據說從將亡者領出、訂購棺木、安排時間、場地，乃至出殯、火化（亦有人土葬）、換骨灰，全部都由殯儀館負責。以今天為例，從告別式到火化，只有二至三位辦事員服務或協助，高行政效率，使得喪禮的進行顯得秩序井然，而空間設計的完整性，訴諸情性，恰到好處的行止，以及服裝整齊、威儀良好的敬業態度，不但照顧到生者的心身感受，亦使人感覺亡者一如生前般的貼近，因為她是如此受禮遇、尊重；像台灣常見的殯儀館的辦事、趕場「道士」、「土公仔」，就不一樣了——「誰管你家死了誰？」——「快！我們後頭還忙著……」喪事混亂糾纏著……，即使不這麼吆喝，在處理上亦多反應出難以名狀的驚愕——純粹在辦理一件喪事，而不是在處理生離死別。從這一點差別上看，我不得不承認我國素稱

「禮儀之邦」的文化有待省思了。

生離死別是生命中必然經歷的痛苦，「哭」則是人類宣洩哀情的一種方式，可是台灣喪禮的哀思往往在「五子哭墓」、「招魂歌」、「三藏取經」的號啕聲中喪失殆盡，甚至還有歌舞、電子琴花車，不知是為慰亡者在天之靈，抑或是為滿足生者聲色之慾？在西雅圖這幢小小的殯儀館裡，人們以最簡單、樸實、莊嚴的儀式來表達追悼之禮，用「感謝亡者生前一切努力」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哀情，在喪禮中，亡者無言的現身說法，更能使生者感受到生命存在的珍惜，而在台灣，這份意義早已隨著喪禮型態的轉變失落了！

窗外，雨仍然淅淅瀝瀝地下著，參與者的車影一個個地消失在雨中，漸去漸遠，然而，台灣與西雅圖喪禮的兩幅景象卻在我的心版上清楚地浮現出來，久久不能拭去……

歌之泉湧

我要出家！是行者來寺的前提！

「我要」，從緣起來看，就有許多實存上的互動關係，「我要」的另一個衝擊是「我不要」，從表面上看，是父母、親友的阻難、勸說；而內在更根源的是自我的掙扎與決定，沒有人可以幫助你，除了自覺。沒有自覺，「我要什麼」、「我不要什麼」，負責的人生也將不會出現！

滿籬

「出家」是要成就超俗的

我要

志願，以「覺」的鑰匙去打開心人生另一扇門，同時也為他人開啓心門。

任何限制，都是從自己的內心開始，當挫折、害怕……出現時，劃地自限便使無

心路

／曾人

限的潛能只化為有限的成就。莫自築藩籬，努力拓展新領域，多向外了解「事實是什麼？」自由地讓概念式的信仰在經驗中試鍊，直到證明它確實不謬為止。坦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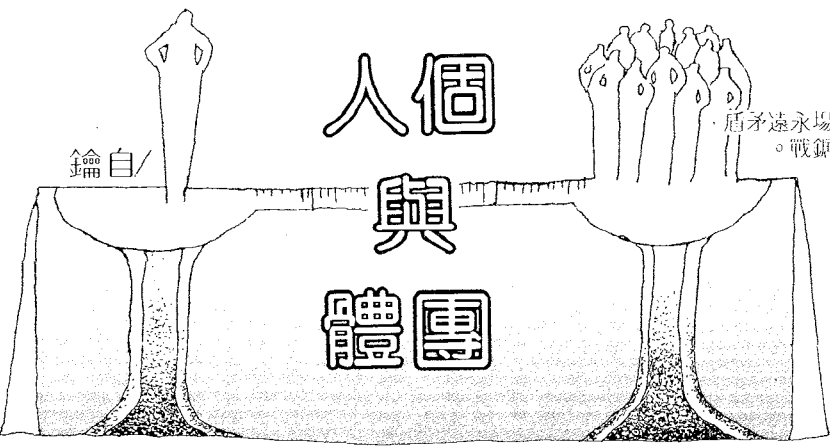
限制我們人生發揮的藩籬。鑰匙就在我們手中，只是去開與不開門而已！

開悟

修行的確只是平常事，開悟也必定是平常事。

許多事在未發生之際，我們總會對它充滿焦慮、期待、計劃、擔心……「待」它「真的發生了，只要你細思經過，會猛省：不過如此！但是，如果你一直拿某一個「結果」來衡量、比較，你永遠只能活在不安的不滿足裡。

生命中沒有究竟的完美，但每個存在卻已是因緣下相對的完美。把「期待」放下，接受自己，也接受每一個發生，因為，你根本不需要追逐完美，只需要「老老實實」地靜觀因緣的生滅，這或者就是「活在當下」的真實義吧！



人天生就潛伏著需求團體安全與冀望個人自由的兩種「自然」。

生下來的那個，人就註定要在群體中生存，先是父母、兄弟、姊妹

，再是鄰居，稍長還有老師、同學、路上的行人，再是公司老闆、同事、客戶……甚至睡覺時，還有室友；斷氣後，旁邊也埋著曾相識或不相識者的骨骸，自己也同時是別的屍體永久的鄰居。這樣的經歷最大的成就是：人「習慣」在團體內生存。離群往往變成令人無法忍受的死路，對未經訓練的人來說，可以是極大的恐懼。

有趣的是，每個人都是一無二，不只肉體無法揉碎了和另一個人的攪在一起，就是思想、立場更是千差萬別，即使同在一個團體，受團體的影響也大不相同。

澎湃洶湧的個獨性在群體中需求展現自我，「打破藩籬，擁有個人生存時空」，當在群體適應長久或呈現僵化現象時，尤為內心強烈的吶喊。

心胸開闊、眼光遠大地觀察大環境，生起慈悲、關愛的願力本不簡單，但客觀而縝密地剖

析自己，又談何容易！佛陀一向鼓勵弟子培養器識荷擔眾生的苦難，同時也規定弟子必修的科目：隨時反觀自己的起心動念，於其中體會無常，決定捨與不捨，緣苦眾生而生大悲……這內外一體的關切，原本是有價值的生命所應然，雖願終身奉此為主臬，但實踐時，須先突破個己的心理障礙，而達內、外評估不一致，或價值取向要調整時，尤有椎心的困難。

但是不可否認的，個人的才具若不回饋人群，永遠是一堆垃圾，而團體的種種設想若不是為了成就每個獨特的個人，也畢竟是虛幻的架勢。團體與個人間是一場永遠矛盾卻永遠需要協調的拉鋸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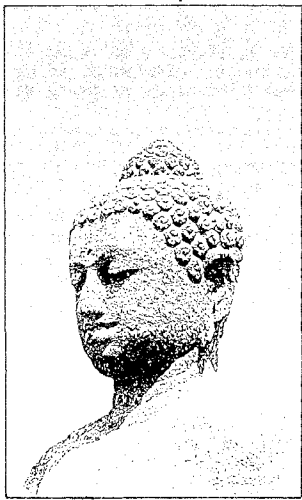
個人調整自己以配合團體架構完成自我，而團體肯定個人能擁有完整的時空吸取資糧好回饋團體，這應該是僧團永恆的挑戰，但也因此這份挑戰而益顯僧團的莊嚴。

七十九年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

悟師父開示

佛陀的

宗教態度（下）



（一）否定神權，重視因果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就是一位否定神權和傳統宗教的改革者。阿含經裡記載許多佛陀和外道的辯論，佛陀曾不只一次地表示，婆羅門教的祭祀儀式只是趨向繁文縟節，不契合精神自我解脫的需求。佛陀針對婆羅門教重視祭祀的現象，曾問弟子們：「如果一個人將石頭丟到水裡，然後鎮日祈禱祭祀，想使石頭浮上來是否可能？」大家都知道祈禱或祭祀並不是使石頭從海底再度升起的原因。相同的，如果一個人想要升天，就得造作升天的因緣，想要成就事業，就應造作具足成就事業的因緣——這才是合乎因果法則。

我舉個大家熟悉的例子來說，台灣人最喜歡燒冥紙了，即使移民美國，依然舊習難改，這是一種違反因果觀念的賄賂式祭祀。各位仔細想想，我們世界裡，國與國之間的貨幣通行，尚且有一定的交換辦法，而在人與天、人與鬼神、人與祖先的懷念敬畏中，冥紙是屬於那一種「貨幣」？現在台灣一般學佛的信眾，對敬天地、祖先已較有正確的看法，知道不需要以冥紙做為媒介。人若能不諂媚鬼神，基本上須先明因果，明白因果的人，當然能肯定自身的努力，而不會愚昧地把命運交付在鬼神的手中。

（二）喝斥神通

佛陀除了否定神權及婆羅門教的祭祀外，在化育眾生的方式上，是以口

說教誡、身行示範為主，而喝斥使用神通。

有一次一個名叫樹提伽的外道，造了個上好的梅檀鉢，用絲綢包裹，高高地懸在象牙杖頭上，揚言若能將鉢取下，即可獲得此梅檀鉢。圍觀的人很多，但想嘗試的人很少，因為大家都知道只有藉用神通力才可能拿到。佛弟子中有位實德頗顯的維摩居士，入定以神通力不費吹灰之力就將鉢取下，有人將此事告訴佛陀：「你的弟子真了不起，別人無法取得，他卻輕易拿到了！」佛陀立刻叫實德來到跟前，「把鉢給我！」佛陀從實德手中接過鉢後隨即擲碎，對他說：「為什麼你要為了一個外道的鉢而隨意顯神通呢？從現在起，你再也不可以顯神通了！」佛陀為他及所有弟子記住這次教訓，並訓責頭顱尊者不准進入涅槃，永在世間種福田。

為什麼顯神通不好呢？因為大家會以為佛弟子是用超自然的力量解決事情，佛陀也認為依賴或向超自然力量求助的人，就是希求捷徑與簡易的解答，這些只能使自求精進、艱苦修鍊的人分心，儘管佛陀的弟子有很多人因精神的集中，身心有某些超常經驗的神通，但終是不究竟的，所以佛陀一再禁止弟子顯神通，這是為了啟發我們的智慧與慈悲，以人可能的力量去成就解脫。

（四）創造的人生觀

佛世時，婆羅門相信生命是不斷的受苦，人生是苦的根源，解脫的境界是梵天、梵我合一，而現世的社會是「婆羅門至上」，嚴格的四姓階級。

佛陀說人自己的主宰，在人之上再沒有更高的力量，可以裁決人的命運，「人應當自作歸依，還有誰可以作他的皈依呢？」現世的社會需要合理化的分工，是不可否認的，佛陀激勵每一個人用自己的力量發展自己、改變命運並進趨涅槃解脫，是宗教境界的現實化。

就以忠厚老實的青年憍摩羅來說，他先跟隨一個外道學法，師母很喜歡他，且表示要和他在一起，但他一向敬師，因此拒絕師母的誘惑，後來師母老羞成怒，在老師面前告狀說憍摩羅欺騙她，老師極怒而不動聲色地告訴他：「你想學法，我可以傳你，但有個條件——你得殺一百個人頭給我。」此後，求法心切的憍摩羅瘋狂地殺人，見一個殺一個，令人聞名喪膽，紛紛走避，當他殺了九十九個之後，再也找不到人，最後想起家裡還有個老母親。母親見他回家就逃到佛陀那兒求援，憍摩羅進到佛陀處，找不到母親，轉移目標便要殺佛陀，佛陀起身就走，他亦步亦趨地追趕。說也奇怪，無論如何加快腳步，卻始終追不上，最後他只好說：「罷了！停步！我不殺你了！」佛陀停下來回頭向憍摩羅說：「我本來不動，是你自己停不下來！」這句話似乎有股不可思議的力量，震憾著憍摩羅的心。當他看到佛陀莊嚴慈悲的儀容，不自禁地跪下來，沮喪地說：「我不殺你，可是我學不到法……」「你學法要有智慧……」聽了佛陀一席話後，憍摩羅如大夢覺醒般非常懺悔，請求佛陀度他出家，佛陀應允了他的請求。

出家後的憍摩羅非常精進，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但他每次進城托鉢，不但沒人願意供養，還常被打得遍體鱗傷，不然是衣裳破裂難以蔽體，佛陀總是安慰他：「你必須歡喜忍耐，你正在承受以前所種的殺人惡報啊！」憍摩羅沒有委屈、憤恨，他坦然接受這一切的對待，因為他已去除了我的偏執，通達無我的智慧，不再做愚弄無知的事情，懺悔過去所作，再創造自己未來的命運。

佛陀所要闡揚的即是創造的命運觀，儘管人生有很多限制，出生的家庭、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國家政治……都有種種限制，但人還是有很多的「可能」，可以自己創造、完成，佛陀告訴我們：人可以透過願力來改造業力，這種「創造的可能性」即是佛陀的宗教態度。

一切眾生皆平等

（一）尊重生命

前面說到佛陀的根本教義：「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眾生即是一切有情識的生命，雖然有種種、種族、身形的差別，佛教主張不相殺害，主旨在於眾生佛性平等，一切眾生皆有生存的需求，我們怕受傷害，畏懼死亡，其他眾生也無不亦然。

現在環保意識高漲，在提倡杜絕污染、保護森林之外，環保更要建立的，是野生動物的保護。以往我們中國人什麼都吃，凡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無一不可以吃，只有飛機、汽車、輪船免於殺戮，如此濫殺動物，如何談到生態保護呢？在此我要勸大家，不要再吃野味、山產。尤其喜歡吃香肉的人不知道是否曾經觀察狗肉的來源？那些癩皮狗、病野狗……整身癱倒地躺在街上亂跑，最後竟變成老饕的補品！美其名曰「補狗」，其實是種地獄因，即使現在不殺牠，光是吃狗肉，身體還會健康嗎？素食與否可視個人因緣而定，但至少不是什麼都吃，以避免間接助長捕殺野生動物的劣行！事實上，濫殺、暴力正是世間缺乏祥和、安寧的重要因素之一。

將佛陀的誕辰設定為全世界的「保護動物節」，這是在提醒世人，佛陀保護生態的觀念——生態保護不僅是空氣、水源的維護，更要有護生的行動，尊重一切生命，才能圓滿達成。

（二）平等的展現

——以法領導

我們稱佛陀為「本師」，就是表示佛陀是我們的老師，佛陀與我的關係是師生的關係。佛陀以自己修學的成就指點我們人生應努力的方向，他不是「代」我們走路的人，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更不是創造世界的主宰者，佛陀不建立萬能神的觀念，因神與人上是上與下的對立關係。而佛陀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是人性的向上昇華，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

在戒律生活中，佛陀一再地告訴比丘們：「我亦是僧數。」又說：「我不攝僧」，這都說明著佛陀與弟子的關係。僧團是一個由僧眾組成，清淨和合的團體，佛陀並不以領導者自居，他與大眾僧過著平等互助的生活。在金剛經、阿含經、般若經以及其他的經典內，都記載著佛陀和其他比丘一樣，每天沿門托鉢乞食，度化群眾、國王、天龍八部。他常常巡視僧眾的寮房，親自照顧病比丘，也曾為盲目的弟子穿針補衣。佛陀提倡的是中道德行的僧團生活，而非遺世獨居的生活，他以身行告訴大眾：「佛在僧數。」

佛陀既然不以領導者自居，那麼維持僧團繼續不斷發展的力量是什麼呢？佛陀說：「以法攝僧」，「法」即是真理，以真理來作為大眾思想的領導。佛陀提出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充分表達了「以法攝僧」的意義。因此，每個人只要能踐行佛法，即使不是生存在佛陀的時代，也不會誤入歧途。

佛在世時，曾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三個月，所有弟子都非常想念佛陀，等聽到佛陀要回來的消息時，僧團到處充滿著喜氣洋洋的氣氛，每個人都希望第一個去迎接佛陀。其中有位須菩提尊者，看大眾爭先恐後，心中一動：「此刻我用什麼方式迎接佛陀呢？不如思惟佛陀的教法。」於是開始觀一切法皆是緣起，本來就是空性，若不認識空性，就見不到佛的法身……他一邊縫衣，一邊思惟著。在迎接的隊伍中，有位蓮華色比丘尼好不容易擠到佛的跟前，很高興地頂禮接觸：「佛陀！蓮華色第一個來迎接您！」佛陀微笑著說：「蓮華色！第一個迎接我的是須菩提啊！他在石窟中觀察諸法的緣起，他才是真正見到我的人啊！」

「見法即見佛」，只要行佛所行，永遠是最先見到佛。佛陀希望每位學法的人，不論出家或在家人，都能跨越時空，見到真正的法——緣起，而得解脫。以「法」領導自己，正是佛教最高原則——佛性平等的展現。

解脫的生活

（一）不談形而上學

佛陀說法的目的是要解決人生的苦迫，不是讓我們只當學問來研究的。有人將佛所說的法歸納後變成研究的對象——佛學，也有人據此而將佛學稱為哲學，大談「世界宇宙有沒有起始和終了」的問題，這些形而上學的問題都是佛在世時不討論的問題，就是有人問佛陀，佛陀也不答覆，因為佛法的重點在解決人生的苦迫，若只是當學問研究以滿足求知慾，根本不是佛法的重心。

曾有弟子問佛陀：「宇宙是永恆的還是非永恆的？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身與心是一物，還是身心各異……」如果釋尊不為我解釋，我就要離開僧團。」佛陀因此說了一個譬喻：「假如有一個人被毒箭射傷，他的親友帶他去請外科醫生，如果那人說：『我不願把箭拔出來，我要知道是誰射我的？他是利箭利，還是婆羅門種？他是高、矮或中等身材？他的膚色是黑、棕或金黃色？他用的什麼樣的弓，那一型的箭？……』這人必定死亡，因為在他沒有來得及得到答案之前就會毒發而死。」

為什麼佛陀不解答這些問題呢？因為它與我們的修行無關，它無法使我們遠離貪、瞋、癡的煩惱！佛陀所要說的是認識苦、苦的生起、苦的止息和滅苦之道，它們才是讓我們生命得到寧靜、智慧的道路啊！從這則譬喻，可以很清楚地了知，佛的教誡是用以度人，使人得到和平、安全的，從來不是為滿足求知與好奇

（下轉第二版）